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七真因果傳 第二十一回 孫不二洛陽顯道術 馬丹陽關西會友人

休教六賊日相攻，色色形形總是空。 悟得本來無一物，靈台只在此心中。

話說孫不二將樹枝化为一男一女，容貌類已，每日在街上攬項抱肩，打也打不退，罵也罵不走，街坊無奈，伙同上了一稟：『合城鋪戶人等，其稟詩正風化，以肅街坊事，情因數年前，遠方來一瘋顛婦人，棲身城外破窰中，我等念其疾苦，不忍驅逐，常給與飲食，活其性命。今瘋婦同一男子，每日攬肩抱項，嬉笑玩耍，屢次驅逐不去，實屬不成事體，洛陽乃通都大邑，南北衝要，何堪當此丑穢，貽笑外方，伏望廉明作主，殲此妖男妖婦。』

那洛陽縣的縣主見了這張稟帖，沉思半晌，提筆判曰：『所謂瘋顛者，迷失本性也。以為不曉人事，故凡事免咎，今據此稟，是本性未迷，而故作瘋顛也。男女同游原乾禮法，攬肩抱項大傷風化，白晝尚敢如此，夜來不言可知。街坊非作樂之所，破窰豈宜淫之地，既驅逐不去，必殲滅形蹤，俟其歸巢穴，勿惜一車之薪，舉火而焚之，使絕其種類也。』

判畢，衙役傳出，街坊得了這個判語，便各執柴薪一束，向破瓦窰而來。正走之間見那瘋男顛婦，攜著手兒進窰去。眾街坊人等吶喊一聲，將柴薪往窰中拋去，頃刻之間，把這瓦窰堆成柴山，點起火來，烈焰騰騰，火星亂飛，忽一股濃煙從窰孔內冒出，化為五色祥雲，雲中端坐三位仙人，當中坐著那人正是在街上胡鬧的瘋婆子、顛女人。那瘋婆子、顛女人在雲端上，對眾街坊人等說：『我是一個修行人，家住山東，姓孫名不二，借瘋顛隱身在此修煉一十二載。今者大功成就，意欲借火飛升，故將樹枝化为一男一女，牽引諸公到此，今承列位相送，當保合地安寧，將此一男一女送與諸君，以作實據。』說罷，即將左右二人。推落雲端，滾將下來。眾人慌忙用手接著，才如是兩椹樹枝，俱大笑。再看那瘋婆時已入雲漢，身漸渺小，轉眼之間，只見一點黑影如鴿子一樣直往上衝，漸小如錢如豆而沒。眾人望空禮拜，果然一連幾年風調雨順，物阜民豐，眾人感她盛德，修了一座三仙祠，凡有祈禱，無不感應。

又說孫不二回到山東寧海縣，進得莊來，早被馬興一眼瞧見，忙來迎接，孫不二一直走入廳內住下。馬興即去報與員外得知，馬丹陽即出來相見說：『孫道友辛苦。』孫不二曰：『師兄何言辛苦，這苦字乃是我們修行人的考證，受不了苦，焉能修行。』正言之間，眾童僕俱來參見，不二用好言安慰。是夜同馬丹陽並肩打坐。馬丹陽一夜之間，也要下來數次，孫不二坐到並未移動。馬丹陽曰：『我看孫道友的坐工比我強。』孫不二曰：『不惟坐工比你強些，更有玄妙比你強十分。』馬丹陽曰：『你休小看我，我能點石為銀。』孫不二曰：『你能點石為銀，我能點石成金，但金銀了不得生死，成不了神仙。原無用處。昔純陽呂祖跟著鍾離老祖學道，老祖以錦帛裹一物，重有數十斤，使純陽負之。背負三年，兩膀磨穿，毫無怨言，一旦老祖命純陽啟裏視之，乃石也，純陽亦不歎恨。老祖曰：『雖是頑石可點成金也，不枉你背了三年。』說罷，用手一指，那塊頑石變成黃金。向純陽曰：『我將此點石成金之法傳你如何？』純陽問老祖曰：『化石為金可保永無更變否？』鍾離老祖曰：『所點之金與真金不同，其金始終如一，所點之金五百年後，仍變為石。』純陽呂祖便向老祖辭曰：『如是則弟子不願學也。此術興利於五百年前，遺害於五百年後，豈不誤了五百年後之人，故不願學也。』鍾離老祖歎曰：『子之道念我不及也，證果當在我之上。』以此論之，這點石成金的妙術，只會遺害後世，於道有何益哉？』這一些話說得馬丹陽默默無言。又一日孫不二燒了一鍋滾水，用桶提入房中，傾在浴盆內請馬丹陽沐浴。時當八月，天道尚熱，只見那水氣騰騰的不可下指，馬丹陽用手探了一下，險些燙成泡，連聲說道：『難浴！難浴！』孫不二笑曰：『你修了多年行，連這點工夫都沒有？待我浴來。』說罷，解衣就浴，揚湯拂水，毫不言熱。

浴畢披衣起坐，馬丹陽曰：『你我同師學道，一般用工，為何你的道術此我強些。』孫不二曰：『傳雖一樣，煉卻不同。我在洛陽苦修一十二年，才得這些玄妙，你在家中樂享安閒，守著這幾間房子，寸步未移，不肯苦修，怕離巢穴，焉能得此妙用？』馬丹陽曰：『師傅羽化升仙之後，無人看守莊廊，故未遠出。今得道友還家，可以付托，我也要出外訪一訪道。』是夜換了道裝，待天色微明，趁著眾人在睡。悄悄出了莊門，無人知覺。孫不二見丹陽出外，此去必要成道，留此許多錢財何用。拿來修橋補路，周濟貧寒，又過繼馬銘之子，接起馬鈺宗枝，諸事停妥，遁入泰山玉女峰，修養數年，於二月十九飛升。

又說馬丹陽離卻寧海縣，不知往那裡去才好，猛然想起師傅墳墓在陝西，何不往陝西一遊，主意打定，即往西來。一日，到了長安，遠望前村出來一位道友，好像邱長春一樣，心中想道：管他是不是，等我冒叫一聲。於是大叫一聲邱道友。那人聽見，如飛一般跑到面前，果然是邱長春。當下彼此相會，見禮已畢，同坐路旁。馬丹陽問他這幾年走過那些地方，工夫煉得如何？邱長春答以師傅墳台在此，不忍遠離，煉性之工未敢拋荒。馬丹陽笑曰：『師傅是得了大道的，焉能得死？所謂死者，不過欲絕後人妄想成仙之意也，豈真死乎！煉性者內功也，德行著外功也，先生嘗言內外兼修，方可謂之玄妙，汝今自謂未敢拋荒，豈不謬乎！』邱長春聞言，恍然大悟，忙向丹陽謝曰：『師兄之言，終身闇昧今得一言開悟，實邱某之幸也。』又將送靈樞之時，得見師傅之面，對馬丹陽敘說一遍。丹陽曰：『師傅常說你不能韜光晦跡，一味逞乖弄巧，成道當在六人之後，汝今不可不戒。若能躬自思省，藏其智巧，敦其樸實，我當將師傅傳我之道，盡傳於你。』長春聽罷，喜之不盡，遂引他同到大魏村，拜謁先生廟宇。又到終南山下，參過墳台，然後作伴共游荊襄。

邱長春深自改悔，潛形斂跡，不復逞乖弄巧，馬丹陽果將道妙玄機與他指撥，邱長春勤參妙諦，不敢懈怠。馬丹陽見楚地風光繁華，不及陝西樸實，仍同長春由襄河而達敘谷。一日天降大雪，二人困於冷廟之中，共一個蒲團打坐，你道二人為何共一個蒲團？只因邱長春到馬家莊學道之時，並無道家器具，後同重陽先生下江南，馬丹陽將自己所制衲衣、蒲團、便鍾一並周全他。後送先生靈樞之時，將這蒲團裹著衲衣，擡在棺上，帶過陝西，這幾年把衲衣穿得巴上加巴，蒲團倒還未破。馬丹陽在家中打坐，自有氈褥，故不曾重制蒲團。臨行又走得慌迫，只帶了幾件換洗衣服，數兩散碎銀子，遇見邱長春時幾兩散銀都用完了，一向全憑長春募緣度日，一人化來做兩人盤費，那裡還有餘錢去辦蒲團，故此二人共這一個蒲團，背靠背打坐。修行之人原不求安逸，只要能將就便可以了結。且說馬丹陽和邱長春在敘谷冷廟內打坐，是夜下了一場大雪，平地雪深三尺，這敘谷又在萬山之中，離入戶又遠，無從覓食，二人餓了三日三夜，邱長春忽起了一個念頭，但不知甚麼念頭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飢寒逼迫難言苦，怎不教人妄念生。